廣文選

五十五之六十八

日本政府圖書

漢書門
一一〇八五號
七九函
一二架
一二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一〇八五號
一二冊
三六一函
一八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5
冊數 12(10)
函號 361 38

書籍館印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一

過秦論　賈誼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淺草文庫

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上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

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　賈誼

秦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三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

身寒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難盡用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

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畧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

不熑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　路之
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
不畏强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
畧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
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
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
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驃騎論功　吾丘子贛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　作士大夫
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强秦之用
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喪其國漢
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
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内晏然
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
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
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内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
權詐爲要術遂非唐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
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
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
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
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呑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何征而不剋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前史得失論　班叔皮

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曁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　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　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　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

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

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潛夫論　王節信

貴忠篇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伎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

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

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

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晩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

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舃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

欀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

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時之無良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

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良賓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固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

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得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

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横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爲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政論　崔子眞、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弃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
明以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
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
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
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
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
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
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
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
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illegible]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右趾
者既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
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
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
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

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　㫖宜大定其本使人
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弃苟全
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
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
然則多爲累而已

崇厚論

朱公叔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
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已也
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
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
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
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天

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況又薄於此乎故夫天不
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絕
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
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
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
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
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
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
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
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

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與而莫之及也斯旣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振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弃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淅楚言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絕交論　朱公叔

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皆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

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躁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與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廣文選卷第六十五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二

昌言論

仲公理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埶因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

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絕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
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
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
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
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
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
角其聖賢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
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
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
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
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盡佞諂容說之
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

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
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
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
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
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
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
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
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
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
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
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

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虜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弃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而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寛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持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

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俸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二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
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
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藏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
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
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恐於殺人也而不恐
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
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
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
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
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

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
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
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
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
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則
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
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
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
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脩武器以存守戰嚴
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
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戸過千萬除其老弱且戸一丁壯則千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細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幷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縱則惡復論損益

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

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𣆶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縣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建三年校計簒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

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二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建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

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歸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並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

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樂志論　仲公理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有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邪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何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正交論　蔡伯喈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疆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携二者有之惡朋黨而絶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

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距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亦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而可廢則黍其從矣括二論而言之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言

明堂月令論　　蔡伯喈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
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
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
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之大義深也取其宗祀之
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
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
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主建清
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
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清
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illegible]
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illegible]
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
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
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
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
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
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
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

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
而周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
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
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
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
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
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
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
子篇曰九大合樂則遂養老子至力命有司行事與秩
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
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
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
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
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祭于太學
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
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以明堂
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
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
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

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

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氣世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以王政也成法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而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也世有詔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經曰王用亨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

日月俱起於大廟宮室五度今月孟春之日月在營室
建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司天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
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間
律度量衡中春令曰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於
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稱蓺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
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
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
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天子
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　月告
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　廢告
朔而朝仲尼書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　刺舍
大禮而小儀自是告朔遂廢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
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
復興之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
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平穀豐太平給符瑞至由此
而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以
取為第四篇政名曰持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
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崇讓論　劉子眞

昔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
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
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出矣至
公之舉自公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

讓賢最多者明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
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
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
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
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
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
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
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
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
歌南風之詩彈五絃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
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
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
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
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
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
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
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
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明之才朝廷
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
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
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
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
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
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

之入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如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

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

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從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又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待缺而今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今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今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歸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郤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已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辯和同論

劉晏山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惑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棄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

於乾谿殯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同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仁孝論　延叔堅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己歸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顔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遊俠論　荀仲豫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埶

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illegible]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崇有論　裴頠

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募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愼所敎班其政形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

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列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徇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

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借以順感為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沈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胷懷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途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

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入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僧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illegible]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允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國之業途易門肆頗用釁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頗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髣髴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

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仇國論　譙允南

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爲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爲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憎其疢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

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螢達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
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
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
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
爲意似跂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
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
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
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
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辯諱論　　張子布

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逮武巳來舊君
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
尋義高[illegible]茂[illegible]有[illegible]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
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illegible]喪[illegible]哀君親臨之厚莫
重焉恩莫大[illegible]誠臣子所宜[illegible]萬夫所大恃焉得而同
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
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
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illegible]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
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illegible]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
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
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illegible]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
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illegible]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
及莊王之子名胡其[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逮議經有明據傳

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一失此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有上下闕義自證文辭而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廣文選卷第六十六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原劉節廣

論三

中論

徐偉長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

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
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
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
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
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
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
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
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
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
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
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
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
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
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
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
行終身亹亹没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
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
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
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
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
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已心羣言一
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
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
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

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滞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顔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愼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欲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禄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怳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若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弒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
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
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愼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
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
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
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
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
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
以慢端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犫以傲亨徵亡冀缺
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蘧罷以既醉保祿良霄
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
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
矩視不離於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
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
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
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
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
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
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
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
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

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哉

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闑槷之内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箴瞽誦詩庶僚箴諫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昔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永信矣哉

藝紀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敎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
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
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
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
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
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
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
著孔子曰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

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
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
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
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
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
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
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
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
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
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
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

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羣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曆數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曆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俟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

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曆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内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疏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晏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剌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爲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通易論　阮嗣宗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

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以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有成南面聽斷向明而治結繩而爲網罟致日中之貨循一作修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述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上古之文而不存至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遊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

造待時而興循變而發天地既設屯蒙詩云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聚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天地之宜以佐佑民順其理也先王既殁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褒多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文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益荅天貺於是萬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觀天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苞而有之合而會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自上乃下貴復其賤美盛享盡時極曰至先王閉關商旅不行居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非謀之獲

應運順天不妄而作故先王茂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
以樹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過友惡利積生
害剛過失柄胥坎以位上失其道下喪其羣於是大人
繼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于而明盛衰有
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闇察彰
文明以卑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以若用
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迎非知來藏往者莫之能審
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道至而
反事極而攺反用應時攺用當務應時故天下仰其澤
當務故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順
自然惠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傾莫
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

虛以受之感以和之順以待之道以退之男下女上通
其氣也柔以承剛久其類也順而持之遁而退之下隆
上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進光大則
傷褰以處身異以成類乖離既解緩以爲失損益有時
察以上使揚于王庭乘五馬敗剛既決柔上索下合令
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中正天下大行是
以后用施命誥四國貴離教也於是天地萃聚百姓合
同升而不已屈極及下井養不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
攺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序主上以衆震守之以威
動不可終敵應而行漸以進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
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妾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印
一作功 之陽專而一之陽德受歸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

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
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
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
行不窮女位乎外衆陰一作陽承五上同在中從初更始
乗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
適得盛中節之以制其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
發於心庶物唯類大得則虧甚往過既應於遠默則不
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喪重乎哀篤偽薄也小過下
泰所宜於上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
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眚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
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乗陽陰皆乗陰陽剛凌日君
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
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者柔濟不
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
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闔乾以一爲
開坤以二爲闔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老未木生於
申而坤在西南火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
柔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
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於辰金生於巳一氣存之
終而復起故巽爲長女震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鵙鳴
毋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季陰幼未
衰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留肇幽爲陽在中未達
含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
嗣而未融故坎爲少男陽乾圓坤女方柔男剛健時推

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
也大過何也棟撓莫輔大者過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
而不犯罰者而不施晉坎剛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
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上無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
中門鉏戟在闥雖貴蒺棘凶巳三歲上六夫道刑決也
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賞德乃豐也同人五
號思其終也旅上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
檢喪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
何衢則亨滅耳而凶也小過何也踰位凌上害正危身
小者過也既濟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
力求濟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
何也過而莫敗危而弗間誰咎之也無妄何也無望而
至非會合陰陽之遘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
人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脩其
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厚
離以爲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攻勿
藥有喜不成何識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德尊貴之
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大人受命處中當
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有因而德不充
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
無卑有貴勞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
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
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勑法督其政也閉關
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

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
據業修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
巳聖一作至大道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决
施令誥方因統紹衰中處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
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
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
也佐聖扶命翼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
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
以遂蘖一作義飲食以須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下
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險慮難思患預防之別物
居方盛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
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

示天下幽冥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
合德天地不爲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
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麗
鳥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
剛柔性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
著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龜圓通以索情情性
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蓍龜以制情仁智有
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尊卑之制序陰
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
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一作利雖吉必凶故知之
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
進往者及一作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

垪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山之賓外内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也不欲審乎人之得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羣不益釋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由此觀之易以通矣

莊論　阮嗣宗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翺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全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決莽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啓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膈膈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座恭袖而檢猶豫相林莫一作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六經之教習乎五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鶡有曰久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夫人稱之細人承之類願聞之敎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眞而自以爲誠是也於是先王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嘘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者服驊騮至乎崑崙之下沒而不及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乘非所以矯騰增城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日不談曲室之內今將吾隋崔巍之高社衍漫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乃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

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氷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源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勃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火太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

爲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猶自然佳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同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絜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爲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爲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癘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循其宜心氣平治消不餘是以

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元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異以爲活而離本者難與求存也馮夷不遇海則若不以已爲小雲將不失於其鴻濛則無以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之據持其之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襲爭明者失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者是非者危其身脩飾以顯絜者惑於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一作亂）其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競逐趨利舛倚横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誠

也剋巳以爲人郭外之仁也竊其雉經者亡家之子也
刳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曜菁華被沆瀣者昬世之士
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潔巳以尤世修身以
明洿者誹謗之屬也繁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
也誠非媚悅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
終也含菽采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
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着側醇厚之情精一作樂一作
爍也故至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得失無聞伏羲氏
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洿之爲
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巳大均淳固
不貳其紀清靜寂寞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
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曰[illegible]起[illegible]

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illegible]
晉之士嘗相與瞋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
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僕馬脩衣裳美珠玉飾[illegible]
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覺遂縱横家以彗子殘
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
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萬數竅物一作相和忽焉
自忌夫鴈之不存無其質而濁其質而濁其文死生無
變而龜之見寶知吉凶[illegible]至人清其質而濁其質而
濁其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云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
折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
之患也故夫裝束馮軾哉者行以離支交一作慮在成敗
者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塡海者燕

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本寓言之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逍遥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與稷下爭辯也哉夫善接人者導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繡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闕而詹子不距因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開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無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奮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膈脉亂次而退(古退字)踷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後頗亦以是知其無實喪氣而慚愧於僻也

樂論　阮嗣宗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爲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署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分之音以迎陰

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及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國（一作圜）丘而天神下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罰）不用而民自安天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曰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惠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一作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曲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

者流湎聞之者難息背而忘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歡相聚而合之群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一作遺）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業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

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
（先王一作先帝）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
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
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
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
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
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
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竹之管泗濱之
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
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氣一作貴）
重有常數故其制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
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

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
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
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哀特之以久散其群比其
衣扶其天助其壽使夫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一化先
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
聲平其容和不下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
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屛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
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
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富益於世罷
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
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

謂之樂車服旍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之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怪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典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典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役有衆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增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眞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夫百姓安服淫亂之聲殘壞先王之正故後王必更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殊而黃鐘之宮不改易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illegible]音好[illegible]之聲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作

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乎淫聲汩
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
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必以
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
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間
正一作無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𥿋蹌蹌然也樂有節適
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
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
物得所音聲不華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
以肉為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
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
林之　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
而化其神也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
簡則節制令一作全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
也自後衰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眞其器不固其制不信
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
高永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
賤貧君臣之植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興
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

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李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蒲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於廣中聞之者皆爲之悲咽桓一作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嘘唏傷氣寒暑不適庶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皷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呜呼君子可不鑒之哉

辯道論　曹子建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释金輅而顧雲輿弃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

日月宮殿闕庭焜耀紫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烏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鸞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瑤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産以供虗求散王爵以榮之淸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咲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嬡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公謙論　王文度

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人不可善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

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辯謙論

韓康伯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旣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宜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値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

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貴之緣有弊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挹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安身論　潘正叔

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弃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

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又戰訓謗噂𠴲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有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

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未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押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孝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廣文選卷第六十七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六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論四

釋時論　王彥伯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治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　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推先王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闇
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
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
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
門穆穆綜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
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
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
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朝孝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
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眡眡者以難入
爲凝清拉荅者有沈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哼
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鼾鼿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
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論力今以子孤寒懷眞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淸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撥爲正幅實獲我心

文章流別論　摯仲洽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所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

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爲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言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之正也

徙戎論　江應元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

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呑蠻氏

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

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羗十年之中
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
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
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
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于覆敗段熲
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
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
萬等後因拔弃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
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
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獘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
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

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
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
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
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
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
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
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内諸羗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
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
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
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不爲盛世未久之規

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
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
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
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
哉難子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
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
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
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
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
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
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
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
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
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
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
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
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
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
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
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
否能通今子遺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
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

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
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
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
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
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
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
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
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
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
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
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
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

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
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
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
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
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
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
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
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
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
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
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
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

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聲無哀樂論

嵇叔夜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滞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

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

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誚聲音無哀樂也又云
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
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
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
實俱去耶又云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
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奏操而仲尼
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
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
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
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
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
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

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
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
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
師襄奏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
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
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
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
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
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音聲
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
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
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

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而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内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誕也

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

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喩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畧

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　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知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

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

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内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

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鞞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

思專姣弄之音揖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

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虚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内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内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

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温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直至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

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慼不慼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

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内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黙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内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兹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

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絶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

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錢神論　　魯于道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修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

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

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顔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仰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行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人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内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安邊論　何承天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覌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畧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内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來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摠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繈負歸國元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狂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與巨費無損於彼若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之覇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舍合肥

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表陵
之屯民夾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
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征甲繕兵
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
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窮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
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
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
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
徒於金徽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攻取若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變若[illegible]朝野
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
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
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
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
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
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
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
農戰無動衆心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

首者二萬家此冦之資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粗計戸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簒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佰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乎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巳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巳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竝脩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旣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

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栅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

騎微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

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肉刑論　袁宏

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縣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以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饜無以愜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畢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

求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切惜功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音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諸葛亮論　　袁孝居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

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定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脫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鬭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鬭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

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立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

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神滅論

范子真

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歘而生者必歘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歘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歘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

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荅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
慮者是以心爲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荅曰若
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乎問曰慮體無本故
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荅曰眼何
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偏寄於異地亦
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
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
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
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
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
瞳勛華之容龍顔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
心七竅剖而得維之膽其大若掌此心器之殊也是知

聖人定分毎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
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
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
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
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
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
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
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
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
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
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彌孝子之心而厲
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

見墳素者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恠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蠧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産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餘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弃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墮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王何論　范武子

或曰黃道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

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説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廻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演愼論　傅季友

大道有言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愼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愼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愼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覺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弱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

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釘
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
而舉居高鳥以風逝鑑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
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
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
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胷心巖墻絕
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
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
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
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垂舉覩夫貽書良友則匹厚
味於甘酖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
奔其慎禍也猶履兵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竿獨徃或
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尚洛遐遯
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況乎觸害犯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以內充外斥陵丸折於邛棘泛衡
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
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昌平坂學問所

廣文選卷第六十八

江都葛㵎校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